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六

口 13
2221
6

信 仁 222 1 6

韓子解詁卷之十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録

内儲説下

六微 旧刊有第三十一字

陳深曰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珠綴玉、每句用一而字、如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之、許林此六事皆論權勢乃韓子所學之原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　讀曰、臣必借外以自重也、言君臣所權借之臣也、**二曰利異外借**　言君臣所利各異而借之臣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内爭**　讀言

臣下勢相耦者也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主失其一臣以爲百（茅坤云是人主之藥石）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趙世楷本注即臭不可脫淵指瞽瞶事）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讒懷刷（作刷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其患在瞽瞶之諫厲公（陳深曰事見左傳）與州侯之一言（讀如璠云宜作一）而燕人浴矢也（誰生）

權借一（此本無此三字下皆同）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而猶云乃也）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外事以眩主（秦策注曰無常主也故為惑）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傳作夫妻）禱祀也故戴歡議子爭而三桓劫昭公（旧刊劫作攻）公叔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黶或通）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太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吕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讜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者（見左傳邾子事）挹水而夷射誅（漢書古今人表注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然又曹嚴公亦姑師古注即射姑也似音亦）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旧刊作誅）鄭袖言惡臣而新人劓（傳文作無極音同）費無忌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去（傳則云被誅）故燒翫脅（脅音曄）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尸主事臣也增云尸恐君字字畫幾缺爾必友察之友平友之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友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被覆治也是以昭奚恤執敗亏而傷侯謀其次增鴻書也次言次當為尚宰者魏策安邑之御史此其次恐不得也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友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傳文公子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闢止戴驩皇喜敵威權匹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孤突之稱二好內外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既立以母龍移危則與嗣子未生同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浴察而就靡讀言察浴靡而成就之山瑭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敵人廢置王臣關白以下皆出其手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周策注集韻宣揚也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長弘效用雖殺傳文作殺而鄒傑盡外臣以計除去國賢人也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竊（喻老幕作損）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語見喻老）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旧刊作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孫鑛本刷作刷批本云懷刷難解刷想作皆念上脫也亦言懷也刷髮令上悉然也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增懷愛也井子章曰懷刷左右也非）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資者小子章曰懷刷左右也言君懷左右刷具則人以爲其人得君寵而賂之以金玉故成富）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晉僮長魚矯（原注一人也）與主（主相抗也）爭事外市樹黨（外交得利）以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晉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

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之（敵之詐僞皆得見也）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蕭（令縣令傳文蕭作席一作捻前事亦奇）

廟攻七（山瑨曰若添此章則七微也疑矣蒲阪圓曰八經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如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與此章語意相類上序亦不言及恐王世貞所謂後人附益者耳）

傳（原注凡五事皆言蕪臣勢重而危國）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出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讀以其言君臣之間也）故託之於臭（老子曰臭不可脫于淵）

右經（旧刊不別提）

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一半）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使怨人得窺君之間隙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不忍盡誅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欒書中行偃謀殺厲公也）公不聽君二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明年春正月晉殺其君州浦晉語長魚矯既殺三郤請公殺欒書中行偃不聽乃奔翟三月靈公弒）州侯相荊貴而主斷（楚莱注主斷言其專決）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楚莱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右州侯夏侯注皆楚寵幸臣也荀子楚之州侯也引此無一左右字山云楚宣王莱江乞為魏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燕人無惑故浴狗矣燕人其妻有私通於上（男未有室也見詩經荀子注士未取妻之稱）其夫早自外而來上適出大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燕人李李好變易漢王子侯表樂平侯狂易注病而改易本性也）因浴之以狗矣一曰燕人李李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上文作有私）於上李突至（張榜曰李突至無限生趨）上在內中（閨中也）妻患之其室婦（續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室婦婢中長者）曰令公子（指假夫也）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舊注一云尿按五姓之尿五家之尿）浴之季

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原注以喻嫉妒比周而蒙上）

得（原注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讀若多於此數）子將以買妾荊王（原作公非）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旧刊作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公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讀黨其所寔之國）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說林上為魯繆公黎且事）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戮合也）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相其制（制政古字通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之傳作子為政此條又見左傳昭九五年呂子察微）魯三桓侵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爭叔孫氏之御（旧刊有者字）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遂之死於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也）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公仲名朋史策名後）使齊韓約而攻魏（旧本公叔字伯嬰作衛公叔後為韓相國）因內齊軍於鄭（韓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古今人表作翟黃敘上下）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構成也）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旧刊予與下同）吳不受今天反夫差（讀反報也增今天反）

夫差越語今將又此義以報此禍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韓信亦云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兎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兎也殺之山云越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謀大宰嚭越與吳同命按命而滅吳而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亡也故曰同命雖書之所言當理為之慨歎耶然忠臣者憂國不顧身今不滅吳恐吳復報越也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禽楚鄙人

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言存吳而為越外患則謀臣長用也

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臣牛趙本注作大成牛讀經作大成生恐經為是增合作大戊午韓策作大成午趙世家成侯三年大戊午為相徐注一作成希姓錄大戊午戰國策諫趙武靈王獵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成午申屠

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再相中山君之臣也故鮮虞國姬姓左傳荀寅曰諸侯方在衛者相中山不服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先即指此

而善於趙常常通旧刊作嘗

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微密也國策鮑注不顯也

昌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諷作風

令之攻魏因請行私以自重也旧刊連上章而不別提

宋石魏旧刊作衛**將也衛君**名氏未詳

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旧刊作軍

相當兩旗相望唯此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旧刊脫也字

善者相

辛也井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
避也相善者以相避為上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豈張譴耶又暴
也秦有暴虐
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旧刊脫此字補
魏待子於韓增禮待之待亦輔字
意山云當作持荀子作長
以魏
鮑叔隰朋能持管仲注扶異也
臣長用魏子常旧刊用韓
傳二原注有闕文物云十八條者
謂補之十八條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曰三遇不遇
命郤君
大怒而射姑黿免注郤君郤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醉而起郤君守門人心生惡害知郤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
郤君出見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郤君性急欲射姑免奴也山云左傳
燕門人入而奴射姑頗落火坑擊以
定二年郤莊公惠射姑事同按班固
古今人表作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
御飲於王醉甚而當倚於
即門門者刖跪晓即刖者名外儲左下刖者步行名危
說此正諫正闔刖跪諫齊景公井子章云
晓其名也皆非慎子曰有鹿氏之誅也以書跪當黥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注跪足也韓子以跗足為刖跪
請曰

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吐去
增恐曰吐殺次秦策文信侯吐去曰吳注姚云
曾本叱曰去語勝
刖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前跪去之退及夷射
去刖跪因抮水即門霤下類漬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
誰漬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
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魏人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陽正義在曹州宛朐縣西南
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
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者
右左右曰何然王因誅二人不善不足以平於此王問左
季辛與爰騫相怨蓋並山人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

妄竊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增楚葉吳注閒紫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焉袖者所以舞也）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爲猶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旧刊作主誤）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恐脫者字）因揄刀（揄引也）而劓美人一曰（此條與楚葉吳注閒紫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焉袖者所以舞也）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葉作所言而爲之）王曰（國葉有婦人所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二句）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葉有之字）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所知也我不已非）王強問之對曰頃常（當通）言惡聞王臭（葉注有臭疾今按蓋胡臭也）王怒曰劓之夫人（原注此一段至誅葺弘二十八條世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補）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之鼻無極（極音忌）荊令尹之近者也（謂近習之臣也）郤宛新事人（郤宛左傳作郤寃）云字子惡焦氏筆乘晉郤缺郤鑒圓云郤合作郤郤缺郤宛與郤姓別（趙葉郤疵吳注勅黎反孫本作郗說苑綿疵姚注元和姓纂郤已姓晉陽氏之後是郤郗綿可混而郤則別也新事云者非必臣之左傳寃

弘事劉文公是也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齊萊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云無敬字先垂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讀殆語辭增遍危也左傳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郤宛遂殺之事見左傳昭二十七年呂子慎行
犀首與張毒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因使人微殺張毒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此云誅之者非必殺之行去魏後相秦按十上章云因微令人殺張毒此其變法
中山有賢公子焉甚瘦王何不盜之馬食王不許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令夜焚窌厩經文厩作廐詹燒徐注廐之名音膾索隱藏芻藁之處王以爲賢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增德恩也之也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容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以庶子者官名若字疑行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名字疑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馬梨山名濟陽以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魏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國陰事以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臣請刺之君曰

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之吏也

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窘者按倉廩以茅甚其屋窘當作窮窮說文窘也荀子注窮說文窘也此云音義未詳吳仁臣曰字疑有誤孫鏞本作窘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敗茅者而問之果燒也廩燒則其多費

昭僖侯之時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僖侯韓君申不害历事之君淮南子作昭釐侯或單稱昭侯下文作僖侯師古曰釐讀曰僖字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肛焉昭侯召宰人而罪

[illegible]而詔之曰若何爲置生肛寡人羹中若汝也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輟耕録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云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等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也乃以尚書之詔書遂兩叔之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焦氏筆乘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皆古掌字古文省文一曰僖侯浴湯中有藥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藥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藥湯中文公之時旧刊別提宰臣上劵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咮耶奚爲以髮繞劵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焉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縗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燔爐奉兩手承也炭火盡赤紅

漏鑑類函若作汝作宰人曰窃以為有欲弑之意也

御覽作嘗迂評廩字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密也微有字倒今按微非通用）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二曰晉平公觴客（穆天子傳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山海經曰天官書張素為厨為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毋有反令言勿再請受復令）炮人呼天（人窮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刀而割不硬也）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罪也桑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必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罪也意者堂下其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罪也意者堂下其有豬（豬臣者乎豬殺臣不亦蚤乎蚤早同淵鑑類函豬作躗躗蚤作抓文多異）殺臣不亦蚤乎平公曰善穰侯相秦而晉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史表秦昭王稱帝十二月復皆稱王）

傳五

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后也）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言讒也原作患非魯傳四年申生繕于新城）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西周策鮑注殺人不以道曰賊）御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見魯隱公四年）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欲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增難三作公子宰未知孰是之說疑云周威王自殺國分為二豈指此乎或周室衰微史官失載也又

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傳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頗亦相類山潘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隱也本名揭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室號東周惠公名咥豈此事耶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也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事在文公元年一曰楚成王有以字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為謂通左傳作告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芈杜預注成王之後世江嬴姓之國聽從也江芈曰呼杜注發聲役夫罵辭猶後世罵曰老賊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問能事職否曰不能能行乎行去也左傳及旧刊作能為之諸侯乎按為行之適也能為曰不能能舉太事乎杜注左傳曰能事君以適嗣旧刊有之字恐此字誤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注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不許遂自殺

韓傀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呉注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韓非子作傀儡蓋文類聚引作韓傀俠傀與俠累字音有差互訛轉嚴遂重於君人甚相害也害忌也嚴遂之君而抱之讀邊君所抱持之也遂刺韓傀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旧本侯下有亡字非國策作兼中哀侯亡右大亂此脫中字趙注侯下一有亡字

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避漢帝諱也常山謂恒山之類闔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奪之政。（作佞非是。二柄。闕止作宰予。詳載左傳哀六年。及十四年。）
載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孤突（見晉語。）曰。國君好內。（讀內如女色。）則太子危。好外。（讀如人也。）則相室危。（相室見孤憤。）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與未生同。）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不定）

傳六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旧刊。間作諫。）紂而亂其心。（增。此條亦以陰謀之類。）

文王太公之類。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碁臣（旧刊有諫字。）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當作患。聲之誤。）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矩之而陰有之。

東周策注。有言善之也。一曰。疑脫善字。有音又。下文有善荊王左右。荊以爲外用也（謂爲敵國之用也。）則必誅之。（此條與秦穆患由余事同。）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史記作鉏。左傳作彌。）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吹毛言易去也。）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他書作定公。）以驕榮其意。（山瑞曰。榮讀爲熒惑之也。孔子家語作榮。荀子宥坐作營。）哀公女樂。（哀公宜作定公。說見十過。）君何不受之。（旧刊必作新。）樂之必怠。（旧刊必作必。）

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俏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見左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家語子路初見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山云楚宜王葉有子象注楚人疑干子字或有誤按楚葉范曄史范蠡人異而言同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以而事史舉先生史記作下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葉作小不知慶室以苛刻聞天下葉刻作厲注苛細節茂事之順焉順言不失其意惠王之明國葉有武王之察句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葉作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脉之難越亂故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注鉅詎通意謂甘茂賢必不肯亂也以間甘茂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滑圖秦論注引作召滑史注召音邵滑音依字五年而能亡之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矩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忘古通不亦太亟乎旧刊亟下有亡字言其忘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其立也史記共立作向壽國葉作郝公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也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舍杜若杜若香草尚書郎舍雞舌香之類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旧注共立一云公子赫葉云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以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

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增相舉之敗襄尾奔鄭）

晉獻公欲伐虞虢（原本刪號字今從旧刊旧刊脫欲字）乃遺之屈產之乘重棘之璧女樂八以榮（榮惑之義）其意而亂其政（秦策夫晉獻公欲伐虞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叔向之譏長弘也為長弘書（旧刊脫長弘二字今從旧刊補書字下）謂叔向（說苑權謀數見）

萇弘於周因（佯）遺（也）書曰萇弘謂叔向（旧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左傳哀公三年晉人讓周與范氏周人殺萇弘以說于晉晉殺萇弘明矣又戲（虛）為此說以誤後世）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棄也）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實周也乃誅萇弘（旧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左傳哀公三年晉人讓周與范氏周人殺萇弘以說于晉晉殺萇弘明矣又戲（虛）為此說以誤後世）

（旧刊止至此世俗校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鄶（鄶作鄫）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旧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聲載也或曰畫其名姓旧刊作姓名與字倒當作其畫說苑權謀作畫其姓名）撰畫與其名姓（旧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聲載也或曰畫其名姓旧刊作姓名與字倒當作其畫說苑權謀作畫其姓名）撰鄶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以雞狗（孫本作豭經文作豬山日平原君傳毛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設壇場鄶郭門之外而埋之（埋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山云宋伊戾讒太子座事相類）若照狀（照狀猶）鄶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傳七

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音又）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惠文君）

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旧刊不疊魏王一字）魏王倘之（倘無備故被襲有備故計不用原敘此條於

韓子解詁卷之十終

平維貞
橘良香　全校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録

外儲說左上　旧刊、有第三十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下原注、凡六節、並連類比物、陰飾成文、其詳在後、神陳深内儲而更增波折

趙本無圈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　有術以御下、無為而治　明互作時之誤、曰、明恐、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　高遠離世俗　暗按世也稱也　故君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道廣不中用　其行身也離世　不近世用故無

御覽令上不縣字

鄭桓公下誤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　言使人陰窺其舉動也　縣令有發蔗　發蔗起臥蔗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曰發席蔗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蔗之義山堆曰王也負送劉憲謙序夫邑令不見籍籍章勞士之場籍盜用此事也而文大異如別有所出耶　而席整甚嗣公上文作嗣君御覽並作公　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治令者發蔗御覽作蔗而席整甚陽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迂評君侗察以得臣

旧刊有右傳二字

用。增。問辨論。亂也之聽之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行也以離君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仁義則大其遠。

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謁癸築武宮夫藥酒讀藥也古多浸藥以酒。用言讀用為誄言也一云有用之言也明在迂評在作君聖王之以所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誕計曲義不以儀的為關彎同彎弓也則射者皆如昇也拙射監竿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言潤虛而長說者今按長說謂以久長造說者猶飛耳長目之長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言其所察難專

入纖卒細微者非急務也荀子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注聰察今按苟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讀李聃惠施宋鈃墨翟皆纖察微難之人也即下傳所言為周君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言說之遠人情者非用也故畏震矐車狀讀言以畏懼震眩之狀也皆見魅也言而拂難堅確言說之違人情者也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務光卞隨鮑焦介子推四人名皆堅瓠也無用之人目虞慶詘匠也詰匠使強屈匠明刊作拙非而屋壞范旦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讀言以求其情實

則必舍所學虛文而別有實用也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其事不塞為並去声故父子或慾讓傳說作詔或曰宜作譙取庸作者中山萊吳注此書取字多為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此言欲得庸作之功者也讀為取直也非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揚言也原注文公欲伐宋曰宋無道為民誅之與勾踐之稱如皇也原注如皇臺名也越伐吳曰吳築如皇渡民力我為民伐之故桓公藏萊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讀創瘳則有實用吳起懷此心故吮傷也

且先王之賦頌鍾（當作鐘）鐘（當作鐘）鼎之銘（言溢美）皆潘吾之跡（潘吾山名張揖曰潘吾在常山蘇秦傳徐注常山有蒲吾縣正義曰潘音婆又音蒲又音盤則作潘亦通黃氏日抄引作播）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詹（原注晉文公）目辭說也（讀為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訓詁以解說也）請詩（使）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山云學者皆引王以飾蔓延之說）學者使行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王之世也是或不（不字於今也）者也如是不能更也（讀謂他如是而猶不能變（鄭則鄭縣人類也）鄭縣人得車軛（軛者鳥至以楛長者飲即傳舍）人佐弋（弋者繳射）也（原注衛人有佐弋之事而語意過簡短且傳寫譌事不見于經或有缺文）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言後世以為大意億也）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此題目也增訓詁以解說也）請詩（使）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山云學者皆引王以飾蔓延之說）學者使行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王之世也是或不（不字於今也）者也如是不能更也（讀謂他如是而猶不能變（鄭則鄭縣人類也）鄭縣人得車軛（軛者鳥至以楛長者飲即傳舍）人佐弋（弋者繳射）也（原注衛人有佐弋之事而語意過簡短且傳寫譌事不見于經或有缺文）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言後世以為大意億也）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世（衆人亡（今不可得而知）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鄧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往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故而圖其謀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於近而求之於遠惑甚矣）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效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畜其利于已也今案言君不能養之也）故中章胥已（二人名）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瘇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坐安之類讀言倦坐而起也）晉國之辭仕託慕者（言託詞景仰其人也舊作托）國之鍾（猶言國之半即稱鍾言提衡而立鍾與物相稱故為半義）增諸說皆非是此三士者（原注中章叔向晉已叔向）言襲法（襲因也）則官府之

籍也行中事（中適也中庸之中）則如令之民也（如順也言奉法順令之民作知令）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違功則繩外民也（言不奉法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言非禮之當然也）且居學之士（增學士不仕者）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旧刊作脩）毗戰之功（旧刊作耕下同）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原注周曲也言號令編行增唐風生於道周毛傳曲也）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人主威畏通陳澔禮記集說謂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獲利也）

也（言巖穴之士不可妄舉用之也）

詩曰不卿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節南山）傅說之以無衣紫（讀傳官名說言說也即齊相好衣紫）子產之（一本作授之非）以鄭簡（旧標本鄭簡下有購強之三字是）故明王（恐主字）論李疵視中山

迂評作生

責之以尊厚毗戰（尊厚毗戰之士也）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役下且為丁走（原注齊景公）睡目（原注昭王）與夫揜弊微服（讀無傳恐缺）孔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君猶吾也民猶水方孟圓也）鄒君不知故先白戮（辱也原注鄒君好長纓左右皆長纓鄒君患之自斷其纓是自戮也）賦獵（賦獵功多者受功以多者受之）與昭侯之奚聽也

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收人而食（須待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惠在（旧刊有尊字）

（標注）萬王約百姓有敬則擊皷王醉當作楚萬王擊磬皷而擊之百姓大驚後有敬擊皷不至與李悝謾而和也（讀和周禮大司馬以旌左右和之門注令之壘門也立兩旌以為

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

右經

傳　原注凡五事皆言學上善難而無實用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曜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曜也有若曰昔者舜彈五絃增詩言訓舜彈五絃之琴作五絃之琴高誘曰古琴五絃至周有七絃加文武二絃為七絃也故有之琴二字歌南風之詩家語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玄云長養之風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言形色不衰莊子綽約如處子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腰猶未有益陳深曰為吏者法蒲阪圓云家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並載宓子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與此不同

楚王謂田鳩曰漢藝文志載田俅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子鳩俅音通增道應訓墨者有田鳩欲見楚王楚王甚悅之墨子者顯學也讀言學術之也則可其言多而井子章云一行而字下文可証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讀令為衍文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升堦外集作文衣旧刊作鞮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飾外善內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讀櫝薰桂椒也用桂椒之材取其薰也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旧刊翡作羽誤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辭之言道言人

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一作先正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直質直之義讀直實也山云恐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辨原注凌注並云嫁女鬻珠以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舊刊連上不別提行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飛同弟子曰先生之巧至句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舊刊脫吾字不如爲車轄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原注喻巧而無用也增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之頃所載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

不功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三日不集長笛賦注論衡曰魯班墨子削竹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案玄木爲鳶飛三日不止案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後圓謂公輸與孔子相及墨子與之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鳳卿案漢藝文志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所以備齊也謳癸倡讀癸人名善謳故云王偃時築武宮原注盛謳癸如匠石類行者止觀而觀之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譽之謳射譽姓名又贊於癸王召射譽使之謳行者不止原注勸力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井子當移謳字下原注用力深也增妙声者不入倍耳故寡和者也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井子當移謳字下原注用力深也增妙声者不入倍耳故寡和者也王曰行者不止築功癸四杕射譽八杕原注案築舊誤築今改正杕其堅癸五寸射譽二功多也今杕至八杕適其堅癸五寸射譽二

寸。原注。入堅也。今按。言擣其築土堅密不能深入。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能已疾也。旧刊作已已。已疾也。已。愈也。下已已我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二

原注。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呂氏春秋。獲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張晏注。沐猴獼猴也。黃氏日抄引請作欲以作削。母猴作猱。母誤。山曰。母猱字林音奴交反。汲冢紀年。作坶野。可証。徐一音茂。說文作坶。字林音母。必三月齊。然後能觀之。言方始可見也。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增。菅子。方六里爲一乘。四馬也。三乘五乘。皆言乘地計俸祿也。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寢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刺削者。山璠云。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注。今之書刀。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

人也。無以爲之削。讀極細雖欲作之。而無其刀也。削刀也。此不然物也。原注。不然之物。謂無流于用也。增言必無之物也。注非。王必察之。王因而間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謀事無法制。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無實用也。一曰。魏都賦注。造沐猴於棘端。注。山堂肆考。並引此。並有燕王二字。可從。好微巧。好纖細之巧。衛人有旧刊有作曰。劉達注。此下有臣字。說之養之。文選注。無之字。以五乘之奉。俸同。王曰。吾試。文選注。引作請。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選注作衛人。曰臣之本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房也。不飲酒食肉。禁晏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月令。定晏之所成。列子。孔周來丹與齊人。文選注。作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釋文。晏。晚暮也。圓謂。亦闇字。意。列子上文云。將旦時。爽之交。曰夕。皆明之際。此面而察之。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淡々焉若有所存。晏陰之間也。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見也選注無也字燕王因養衛人選注有而字不能觀其選注無其字母猴鄭選注作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燕選注無燕字王曰臣爲削者也旧刊脱爲字選注有爲字諸微物選注作巧必以削削之而選注無而字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旧刊有鋒難以治棘刺之端八字迁注無王試觀客之削選注有則字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端以削旧刊作客爲棘刺之文選注作客之削也語備當從旧刊作削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舍取之選注脱之舍二字因逃原注棘刺之母猴何刺削喻學者雖微妙無實用也選注有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兒說宋人善辨者也增人間訓兒說之巧於閉門距人公孫龍結無不解注宋大夫也持白馬非馬也持執也守其說而不變也鳳鄉按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形命色者非

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亦見列子注服齊稷下之辨者荀卿傳素隱稷齊之城門齊之學士集其下也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案時關門征乘馬之賦錢故關吏議其乘馬過關即收其賦稅不章云言雖操白馬非馬之說不得出馬賦也井子不聽說之論辨也井子不得不出馬賦也故藉之虛辭藉藉口之藉增管子古者輕賦稅而弛藉斂荀子好用其藉斂又云百姓籍斂忘費墨子使民勞其籍斂字又作措又云厚措斂于萬民管子措又取之也字又作藉管子又云厚藉斂于百姓臨鐵論藉斂不過什一荀子窮藉而無極言因其實而探之也則能勝一國指稷下考實按形不能讋蓋虛辭空辨可以勝一國考實實形不能讋一人曰拠文同此所見本異而與今本互有得失夫新砥礪殺矢山堉云夏官司弓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獲考工記冶氏為殺矢又長寸鋌十之重三

垸又見矢人讀殺去聲磨鏃使細也**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讀復去聲下同不能再中也列子鏑矢復沓矢復寓毛詩四矢反兮注反復沓亦復也礼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復如字呂子處去聲亦有此論**不能**舊刊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說山訓矢之於十步貫甲引射字誤山氏謂千步誤恐非**非羿逢蒙不能必入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不能必入全者**折逢字舊刊有逢字**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繁說設度而持之**待字誤**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辨**說悅通**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養祿也世楷本注喻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物事**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察明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合有身字**無**安能使王長生哉**列子說符亦云**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舊刊作訣非**以後息者為勝耳**言久生者御覽六百六十有下有忽其誤也人曰與老同年字

客有為周君畫筴者傍注筋也則與秧同舊刊作莢筴策同經作策**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原注髹赤黑色言不明也世楷本同按史記正義引師古曰以漆漆物曰髹徐廣曰髹音休漆也原注非**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筴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為臺**下文處可證**望見**

御覽夫狗易上看最字

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其
皮燈 周君大說此旧刊無此字 畫終
而不可陳視如今
其用與素髹漆同世楷本注言終
無用素平常也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
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讀罄盡也言能
不可類之增山璠云類當作貌古作貌因訛耳顏會貌莫角
反描畫人物類其狀畫觀其形狀也
似也汜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案經云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則
苟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消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
月而背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
而走汜論訓恬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虎也說山訓以東薪為鬼揭而走之類其意始
合而傳載畫鬼魅事頗為不當然三都賦序注韓非所謂畫
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乃知古本相承如此淺學所未
聞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御覽見可作不難下有也字 重用以字法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田仲陳
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蘧園孟子又荀子作田仲史記田仲注齊人處
宋人屈穀見之七命鑽屈穀之瓠注引穀作穀見瓠之下有謂之字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特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選注作而誤仲上有田字
巨瓠四字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選注引作獻之先生增句
夫瓠所貴者謂為通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
物而任重如堅字倒石則不可以剖而以甚吾無以瓠為也選注
作堅如石不可剖而劉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
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特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云屈穀曰
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特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選注堅瓠喻發光

卞隨鮑焦墨翟之類此條與
惠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慶卿古通通鑑前篇卿雲與慶卿
同類作高陽應呂氏別類
作高陽應
為屋謂匠人曰
屋太尊旧刊作大尊
崇同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
椽
撓不勝任則覆而不免者其理然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
乏
卑虞慶曰不然諸本無虞卿
曰不然五字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
輕椽燥則直以旧刊無以字
世楷本有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謂
注韻書辭塞也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
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誠然善也而後果敗為之而屋壞依
慶
言而作一曰讀凡謂一曰者舉
此鳳卿按匠書二曰記異聞也虞慶將為屋
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
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

雖久必不壞匠人謝作之成有間屋果壞連下文為是
范且增旧睢通國策說苑唐且史作唐睢曰子之
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補攻閏云角弓毛傳不善糾檠
檠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也三旬而蹈
增亦疑衍文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讀當作三日非
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恐上下有欠文范且曰不然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辨
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
之功而艷物本作豔讀羨也乎辯說文麗之聲名也是却有術之上而
任壞屋折弓也言人主信用乎有辯無術之人誣服有術之士似范且虞慶之枉屈工人者故人

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以喻不知術之人）然而主（即有術之士應入主字山璠云一本無士字士當作工大失文義）窮乎范且虞慶者（十字句舊刊范且以下別提非是）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十六字微氣讀兩其字微之字看六字同法）人主多無用之辨而以無易之言（常理之法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舊刊作誤）之類而以矩術之人爲工匠也（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合有工匠字字句無對）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治之人句無對）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陳深云愈多愈繁愈重複愈有味愈不厭如在曲折）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胾切肉也）然至日晚必歸饟者（言歸家而食也）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天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憨（憨憨誠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止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彊者秦也（純任法也）然而秦彊（一本刪秦強二字）而未帝者治未畢也（言治術有所未盡也）

原注凡十六事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忽畧也）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譴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盡也）於爲已也（猶言爲他人）夫賈庸（賈恣買五庸傭同）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家謂家產也讀言發美脯者之食而不顧損貲也）調布而求易錢者（錢布皆錢也調布賦錢也易錢好錢也謂錢曰布見食貨志）非愛庸客

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當作功）而正畦陌（百畝爲畦陌田畔）疇畤者（疇田隴也畤時畦中有封也）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粟且美錢布且易（云也讀云語辭）有父子之澤矣（喻厚）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越人異類）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原注父子喻相親趙本注同陳深曰三喻貼人情切事理此人之全不迂濶）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均也）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增伐宋無所考）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殘缺墨子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以望遠）以望遠以臨海以窺吳以極觀夫差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掘深池罷苦百姓罷疲同）煎靡財貨（靡糜通見亡徵）以盡民力余來（旧刊脱來字）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左傳注賈逵云蕩搖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蔡于他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貣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增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聞案括地志荆州廬溪縣西南有包茅山武陽北山際出包茅有三脊）不貢於天子（子三之間恐脱者字）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楚服）

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旧刊無為字）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讐之實（原注上三事皆借名興師）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增愴）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藩吾（山名也詩大雅曰以薄鉤援傳曰鉤援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刻疎人跡其上（疎人巨人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山）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籌（讀博籌也華山

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占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六為貴一為賤為之矢長方寸三分長五寸分銳其頭鑽則瑕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到處即竪之名為號棊即人水中食魚亦名棊魚每棊若已棊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棊兩魚獲六籌則為大勝也宇云李于鱗太華山記東南行三里望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嶺為時不盡崖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縮纔纔也欲度者先握縮自懸崖中乃踞崖自汰令就縮不得縮還距崖自懸縮也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縮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也）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鳳卿案昭王追稱耳）

脊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河黃河）令（文選鮑照東武吟注引有曰字）遵豆捐之（選注引作棄之）蓆

蔣捐之（旧刊作席下同言令棄其出亡時遵豆薦蓆益惡其弊朽也）手足胼胝（皮幕胼胝皮厚也）

面目黧黑（秦策吳注黧黑色菁子顏色黧黑注讀為黎謂面如凍黎之色也按東武吟注黧作黎）者後

之言不令在前隊答犯聞之而夜哭大學作舅犯注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案夜哭喚起文公疑問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音舅東武吟注有犯字非聞之不喜而哭意東武吟注作意者音憶不欲寡人反國邪旧刊邪作耶文選注作邪犯選注作答犯對曰遵豆所以食也選注有而君捐之字御覽同蔕蘚所以卧也而君後之選注作有勞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增說苑復恩作臣在所蔽之中矣有音义與音預選注無有字案非今子犯在後隊然子國者衆矣言多其事也晉語云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甚多矣君治要有予字按晉語君猶知之而況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

攘振振神也虜文英云振頻奮之也旧刊作撼揭褰也增攘人間訓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攘裹而越也趙本作攘鄭風褰裳涉溱撼内則不涉不撼注揭衣也居衛反字又作撼說苑猶倮而訾高撼者又作豃呂氏春秋子晉兩祛高豃邶風毛傳揭褰衣也而置之置立也增說山訓文選注誤○林希元曰此章與左氏少異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後黴黑咎犯辭歸又謂此也高誘注誤○林希元曰此章與左氏少異

鄭縣人讀鄶人也增依經文在衛人佐弋下十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御覽无上其字許卜子作乙子何如大曰象吾故袴象儀式也妻子增山云莊子列子妻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魏晉以來謂妻爲妻子有所本也因毀新令如故袴今當作袴御覽作鄭人卜子使妻爲袴因鑿新袴爲孔

鄭縣人有得車輒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種品也物也

對曰此車輗也俄又復原本作下服今從旧刊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輗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輗今又曰車輗是何衆也此必欺我也遂與之鬬愚而不信人言

衛人有佐弋者增蔡紀誅佐弋渴百官表以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佐飛掌弋射者烏至因先以其捲麾之增字書音兖因考滑稽傳卷講索隱卷收袖也紀兖反又疑蔡字間居賦異蔡同機字又作卷李陵書張空拳李奇云弓也字林音卷又原道訓短綣不伸以便涉游短袂捲拳以便刺舟注卷卷臂也井子章曰捲綣布也烏驚而不射也御覽作不可得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讀言其意為鼈渴也增此條不經見與淳于髡亡鵠事類因縱而飲之遂匕其鼈御覽作子匕作失夫以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增史記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

見長者飲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旧刊作飲山海經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讀言雖非則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學者也治漢書治易治春秋之謂解說之也周禮注猶簡習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曰治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既琢復歸於樸原道訓已雕已琢還反於樸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列子云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梁人有治者動

高誘注呂覽旨樸增本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作言學讀動作輒說所學也學事於文讀舉事必文之也舉行也按曰難之讀自言故難之者是學也或曰難之恐雖琢之次文顧失其實也顧反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旧刊別提梁人以下

鄂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原注解也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也燕相白王王旧刊不疊王字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也舉旧刊無舉字增為行字舉左傳注皆也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置當作買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

[illegible]言我親舉定命以為令其所舉若亦猶言聞見之也如見各自

寢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旨之所學書中語陳深十愚而好信自己鄭有身買履者先自度定而置其坐至之市及取之履定日寧信度數無自信也及條具作改已得作已見

傳四五事原注凡王登增王登呂知度作任呂子作上訂於趙襄子是

王登呂子作上訂於趙襄子是曰中牟有士曰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旧刊王作王曰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讀言汝須偕來謁見子我也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相室家老也重列爵也增國語注列位次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言違羣臣之意作故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耳聞目視也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呂子高注言耳登之名目登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乎哉是耳目人終旧刊作絕非諸本呂子並作終無已也言一擇其人使之進賢則不用躬親聞見各舉其所知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

中山策。寫閒隘巷之士以十數（增。鮑云。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圓曰。鄒陽書。傾蓋如故。索隱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斬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也。文選注。文穎曰。猶交蓋駐車也）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仇。抗上同）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穴之士。而朝之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上。尚上同）下士貶朝（山云。反作下。朝。居上同）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之也（也。一作之。增。武靈王九年。攻中山。惠文王二年。滅之。吳氏云。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悼公曰。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國無別焉。其主弗之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夫（讀。一日之間。謁二一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尋之田宅中牟增。案。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王）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侍座平公而請事也）公俳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山璠云。晉語。悼公名。叔向使傳太子彪注。彪平公太子也）叔向曰。晉國之辭任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鍾。旧刊作鈎。標一作鈎。言國之半也。八說篇。乘謂其半也。案。乘當作鍾。衆傷者軍之乘。注。乘。謂其半也）鄭縣人有用公者。聞敵恐。因欲（氣絕）恐已（寇退）因生（蘇生也）御覽作攻）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不音否）還報曰。中山可伐也（陳深曰。言貴虛名而忘實用者。可亡也）君不發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倒。十六字句）所願蓋與（與。以見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任昉薛秀才文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注齊風注引當是時也作當時五素選注作十不得一紫桓公患之選注無桓字單作告管仲曰君欲止之欲下折五字旧刊無欲字何不試勿衣紫也選注作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臭選注作紫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三十九字是仲父教論桓公之辞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選注作國中莫有紫衣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一曰齊王好紫衣旧刊作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

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官名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衣進者曰益當作盡何不也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荆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旧刊作兵甲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不恃四隣則無侵陵之患故曰閉之速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自強之策故曰內守固雖小國猶不危之或云行也君其勿憂不夏其危也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以下冝為別章見說苑政理或云子產上合有一曰字子產曰飲酒不樂也恐行也字俎豆不大鐘鼓爭瑟不鳴寡人

之事不一言其所職繁多也或曰國之當憂者不一事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之不修相子有職職所事也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讀援枝而偷其實也大雅注援引取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可反覓增呂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注援攀也三年不緩民無饑也井子章云當作饑色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按涿水名有度篇云襲涿方城左傳泓水之上亦舉山水名也增事在僖二年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已齊整也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左傳作購曳曳目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陣未成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恐脫之字旧刊有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二毛謂老者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成列未成陣也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所在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君一人爲義行衆不與焉言其無意國民也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之役三年而竟卒據左傳其死距泓之役十年此乃慕自恐脫躬字親仁義之祥慕虛名而實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管下十二字人主耕以爲上山云上當作下焦竑曰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今按服作下非服戰雅行也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之服雅行猶顏行也謂爲先鋒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同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以海（讀勑海也增以海晏子外編作菑徐安陵昭王碑注引晏子作淄說苑君道作菑而外儲右上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以海注東方多水故曰以海）九鄙（謀之暉臺之下以海有沙海山海經無臬之山南望茫茫海洋慎補注即以海也）傳騎（驛使）從中来（中國都也）謁（告也）嬰疾甚且（次恐公後之（欲景公速歸國）景公曰趣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煩且良馬名韓樞善御者名時為景公左右急駕車於良馬將歸國也）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不速乃奪轡而代之御）可數（而字看例）白（疑行字）馬為不進（盡字）釋車而走（而字猶與）以煩且之良而（而字猶與）不如（不明）而躬親（蒞）下之謂

（御覽有服字左右皆作長纓纓甚貴餘同注）

魏昭王欲與官事（與預同言親聽政事也）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君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篇（讀簡策也）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政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見國策增史記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案外儲右下一曰田嬰相齊二條合為次此章之下）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荀子君者槃也槃圜而水圜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

鄒君（鄒邾同聲轉）好服長纓（增任昉萊莠才文良纓鄒好且變鄒俗注引好服無服字）左右皆（選注有字）百姓亦多服長纓君患之問左右左右（選注對字）曰君好服（選注有之）故（選注作是之）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選注君上）

有鄒字。無自字。以下韓子語也。**國中皆不服長纓**。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度以禁之**。吉新定百姓衣服之制度。**乃斷纓出**。鄭玄曰。戮猶辱也。山云。菲莅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平。尚服制不章。噫。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以far。讀定獵受獸多少。如征百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然也。增。賦。墨子。播。賦。為大傅。實賦祿八姦。賦。祿者。稱其功。賦。如呂子有度賦兵。外儲右上。賦十孺子。謂分配也。鳳卿曰。世俗尚平等。故功多者受薄賞。故人不欲立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旧刊無不字。**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受授也。**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矩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不敢也。**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棄注。言使其從兄仕于官也。**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乎**。問詞也。亡其。無乃也。**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蔭一從兄。韓昭亦少恩哉。冥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為法。受戮昭侯御臣之術。

傳六 原注凡八事。皆論信。**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原城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

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事見左傳僖九五年呂氏為欲晉語四新序雜四鳳卿曰晉文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豈竟必信乎十日哉城濮之役棄雍季之言用舊犯之謀者無他彼知其力不可敵也是故尚詐後信蓋一時之權也文公其知術也文公謂舊刊謂作問箕鄭晉注云晉大夫曰救餓奈何餓當作饑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百官尊卑之号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使民得時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恐偷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歲豐也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諸令令誤迨而御記御食于君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待之明日奪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與之食兵志所謂三軍不食將不言飢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增魏萊吳注虞人山澤官也孟子注字苑囿之吏明日會天疾風欲發遽遇風雨羣書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句治要無下不字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疾風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自徃罷一散人也

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字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治要無下之字其母曰女還女音汝諭其子令還還家也會意云還顧反三字一意不可從顧反謂母適市而反為女殺彘甘言以誘子還適市来治要適作道由也言及自市飯家之時来訓還此主曾子叙事故云来捕彘殺之以實其言妻止之曰治要作其妻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彘治要耳作也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治要無此一句小兒信謂還必殺彘以供食也嬰兒治要有者字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治要有之字者也壹効父母之所

為聽父母之教子從母命而反塗一句還治要無此一句今子欺之母還家終不食還治要父作母而上累予字一本作父欺子或曰三字注文攙入而不信其母欺子之言成母之不信非所以成教也遂亨混也令據治要補所字治要無也字

楚厲王有警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申明号令而民信之增與周幽王為烽燧太鼓為褒姒求笑類

李悝警其兩和曰周礼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謂之畧門立兩旌以為之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然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旧刊怠作而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来襲之至幾拿其軍此不信患也不信下恐一脫之字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讀六字疑衍文按誦令兩和相競左和謂右和既上陣右和亦謂左和既上交相教競進不在人後讀非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拿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倒誤其言以告而知也言倒言反辞以知其實也

衛嗣公使人為關市原衛作惠以音誤内儲傷作過關市何難之何何誤或曰當作何誰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作吏又作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以上二條見内儲上

錯誤在此旧刊删此二條

迂評作譴

鳳洲按秦策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下鮑注卒也上犹前也

迂評至字句

巨子秦大高注嗣君衛平侯之子秦取其号昌

旧刊有右傳二字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下　旧刊有第三十三字。○陳深曰。比類整飭。可誦。足望作傳。

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旧注罪當故不怨也。**跖危生子皐**　原旧注。皐雖之心跖者懷恩報德危跪通生活也。**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旧注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　原旧注。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讀言其心不以乘車人君因如預與約契然也。增韓策或謂公仲曰。操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案田齊世家。執左契以責於秦韓。左合作右。傳寫誤。山堉云。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契券要也。右爲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襄王不知**　原旧注。不

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屩旧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增以功字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而履屩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郎臣將爲失茂卿曰夫誤山簿云失術文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郎進之以自代

二特勢而不特信原旧注特生心特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特術而不特信故渾軒非文公旧注心欲專仲國相牙以告公因命仲理外隘朋治內也物本心作君專仲字倒特術而不特信故渾軒非文公旧注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而特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恐有脫故有術之士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駿行必得所利原旧注駿行不貞白而駿雜者原本注在駿行下簡主之相陽虎旧注虎逐齊疑齊是行駿也趙幾覇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覇也哀公問一足旧注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一足故曰一足信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讀言以此爲是也注非原旧注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郎指顧之役文王理解作體左右無可使者是亦敦不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故終身莊而遇賊原旧注朝堂當莊燕瓘玉當燕殿二字有季孫二字之季孫燕也莊而過害也據傳文孔子食桃簡子戒席費仲說紂匡倩論儒數條不見經中陳深曰缺文豈是耿今按朝廷貴莊燕閒宜建然季孫造次不離矜莊一如過賊何也以其無術御下也注迂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原旧注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刑有二字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刑如字雖神不治原旧注當罪而譽當賞而毀有如字此二雖字譽俗作譽非譽乎夫爲門而不使入讀雖有門而使人不得入譽下之善惡不入於君耳增言聽有門戶也旧注門不入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賢者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便計也旧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旧注門不使入利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原旧注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按君明則臣不待賂而進也屏不用玉璧原旧注屏用玉以魏王用毀謗故也旧刊無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原旧注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明危子榮衣原旧注盜者子不恥其父明者兒不恥其父明以所著衣榮人所譖媚為非猶是讀矜裘盜人之子以其父裘矜示人也榮衣則者之子以其父衣為榮不愧也子綽左右畫原旧注左畫圜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原旧注以肉骴去蟻以魚去蠅作骴肉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訓導左右諭語也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原旧注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原旧注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增據傳王當作主注同按據傳桓公置吏事不經見蓋缺文

五 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旧刊勸作觀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旧注獻伯為相妾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過而反詰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雜記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子下不儕上不偪下此語冥補此傳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教當作孫叔教旧注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教有獵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讀出過也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說薦其人不足也謂儉者修者容皃自別而仲尼刺之則同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一本無臣字失主術原旧注虎言居齊已有三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不誤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原旧注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原旧注主云所舉害已與歡枳棘者同喻誰此反教人為私也

按國人當封人古本亦作邦漢人又更國字

按治當作理

六 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原注武子文子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今按文子子國共爲私而言不爲國者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原旧注子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於群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車用法而成疾收璽（旧注車爲鄴令其妹犯法趙公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旧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今按梁車管仲爲國守法而不爲私者人反非之）

右經

傳一 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家語作士師）刖人足所（原注凡五事）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裁用字字下文謂之類）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家語郭門）踰危牆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踰危牆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踰危曰

評林冶作則

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踰子之足是子報讐之時也（旧刊讐作仇迂評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踰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說苑纂註傾側法令反覆法典也）先後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爲臣先後者注爲之助也）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憱悄疑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旧注踰者行步危故曰踰危也說苑劉辰翁曰讀然薰人心謂非幾刻吾誰信之按語云伯夷叔齊古賢人也夫子不爲衛君明矣此云孔子相衛者此時孔悝作亂遂出公輒偶因同姓致誣耳子羔事見左哀十年又人間訓楚上蔡令子發事相同疑一事異傳聞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原旧注既乘軒車又有輕騎說苑作乘軒

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君也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原旧注徒獨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言欲治中山而無其人故憂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增蓋芒卯云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使張倚說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云芒卯說秦王出兵東擊齊芒卯弁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原旧注養之而列有以五乘使爲將軍賞之薄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千足不掩謂不爲葬埋也天下曰之懸厚而養祿薄猶伯夷高節而餓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且周初未有將軍之號寓言耳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嬴勝而履蹻原旧注嬴利也謂賈者嬴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履蹻也山璠云嬴嬴通左傳賈而欲嬴而惡一乎圓曰虞卿傳注蹻草履也音脚勝當作縢縢嬴縢履蹻負書擔囊吳注一本嬴勝是倫追反纏蠻字通用易嬴其角疏云揭蠻纏繞也釋文鄭虞作蠻張作蘩詩采枝邪幅在下注如今行縢也偏束其脛自足至縢故曰在下疏云說文縢緘也名行縢者謂行而緘束之也蹻經作屩通用今按旧說爲是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檠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山璠曰此條卅六字當移入別危生子皐條下家語說苑可証

多下恐脫他字

少室周者晉語韋註簡子臣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上晉語襄主作簡主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原旧注有脫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賢之罪也耕晉語作牛談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騎當作驂以臣多力於臣者願進之孫鑛曰此國語似勝

傳二原注凡五事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說苑善說作立仲父疑此脫爲仲父二字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說苑善作吾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公曰

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說苑斷作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增君若之訛字大事君因專屬之以旧刊無以字以管仲之旧刊無之字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見說苑大同少異一本無以相參三字晉文公出亡箕鄭內外傳箕鄭作趙衰孝壺餐而從列子釋文餐音孫水澆飯也按孫提也迷而失道與公相失不相遇也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山璠云寢當作忍增與寢同言稍稍至餓也鳳卿按餓而至寢也諸說皆非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敗乃

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寺人披也。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物本作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特其不我叛也。特吾不可叛也。不特其不我欺也。特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法制戒倫則臣下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此邪臣觀望之言。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公九年。陽虎奔晉。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原旧注。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此下記者言。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彊。幾至於覇。陳深曰。歟得其道。狙詐作使。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同。夔非一足也。虰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通。固足矣。

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見呂氏春秋察傳。風俗通。淮南莊子云。夔謂。怪夔。史索隱一足獸也。按此物因典藥夔足之說而得名耶。今按堯臣取獸名自名。後世誤混起此問。增說非是。

傳二 原注。凡七事。雜記人君好士。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 而刊作虛。辯書治要。作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戰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戰繫解云。

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

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不盡晉文公條。因自結太公望治要無望字。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上旧刊無上字。當在君字上。皆其師也。皆其友也。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長也。原旧注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原旧注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原旧注材輕且侮。侮之類。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無錫王達景仰攝書引此事作至黃竹之墟不審其據。何作黃竹。增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風凰之墟而濊係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濊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皆一事而異聞也。季孫如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

原旧注。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南宮敬子。此上旧有一曰字。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苑尊賢。爲齊桓公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也。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子路初見有曰。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嗜酒否。曰。用酒。否義蓋原于此。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批本掩作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孔子集語引此。無者

之一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傑曰。杜詩。佳人雪藕絲。原于此。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謂塗盛最貴者也。果蓏有六。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蓏。家語作果屬。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左傳。使巫以桃茢先祓。爾疏云。茢是苕。蓋桃爲棒也。桃鬼所惡也。據此。則鬼惡桃。非始於後世也。丘聞之。旧刊作丘之聞。非家語與此同。而無也字。批本同。原本。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〇此以下經文。不見。故陳深以經爲鉄文。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以履之。原旧注。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

之也。增。旧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恐屢字。少者。網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王名。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紂曰。子言義士何可誅。讀義士下。欠文字。失考。増上篇以子言論。是賢君也。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旧刊作欲。凌本。夫人不作人人。欲按。不非通用。以其賢爲其主。非可必誅也。旧刊必作不。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紂雖不遇文王。不獲不亡也。齊宣王問匡倩。宣王。捨孟子。信腐儒。世主大抵好小理窟。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家語

五儀說苑君道爲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
孔子對哀公事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皷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
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
不皷也宜王曰善或云此下宜別提非
民諺上原注諺下則朋黨語口氣一陳深曰此段似春秋時文鳳卿曰夫子弋又
皷瑟匡倩之說無譬甚矣又曰後世儒者不知斯文爲治國
平天下之大道而委言曲議矯聖言誣賢論終至呼起焚坑
之禍當今學士疏注經傳亦有類此者噫

傳四原注凡七事雜論人君用臣

詘者齊之居士居士處士也居士之号起於商周之初本書曰

太公封於齊有居士住商華仕昆弟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
侯禮記亦云居士錦帶經文作鉅山璠云呂子云墨者有鉅
者腹藭又云墨者鉅子孟勝莊子以巨士爲聖人屠者魏之
屠王也齊魏之

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
入仕也賂左右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
原旧注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
諸侯江南訛功命曰會譬計也周有司會歲會月要日成
士會法曰要會者士師歲終正要會定計簿也正字通曰上
計漢制舉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
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農救乏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
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
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宮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君收
其璽言免其職解印綬也魯語注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世主不敢復與之故終不聽其言之情

御覽引此作齊有盜狗子與胡貉子相詮盜狗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明貉子曰吾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謂治鄴不得宜也增不稱君意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陳深曰豹言可爲悽懷惟如是此良吏所爲泣也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旧注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山世璠云說苑政理爲晏子治東阿事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原旧注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是其所著裘像狗以偷故有尾註非危子曰吾父獨冬恐脫夏不失裨旧注刖足者不衣褲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增史記孟嘗君客有能爲狗盜者夜爲狗以入秦宮

藏中金谷世雄曰論衡云世有衣狗裘爲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言心不兩用手不並運也呂子功名篇右手畫圓左手畫不能兩成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陳深曰蟻慕肉蠅逐臭人慕富貴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受當作授祿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莫訓不君何患焉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政廢則人多而官不足

韓宣子曰吾馬肱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恐脫欲字無肥不可得也名爲旧刊作與多與之其實少雖恐脫欲字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猶神手也而患之

交冬夏獨有一足裨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

世主多此患

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揖讓肅揖古通用左傳肅使者曲禮肅客是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太行翟黃伋邑伋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增伋當作叔初也秦策大夫種爲越王翳芮叔邑芮辟地殖穀注翳耕叔造也新序伋作叔與劍同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甯當作寧戚請以爲大田田當作由由與農通出管子楊慎丹鉛錄曰由與農通呂氏春秋管子曆紀皆云堯使后稷爲大田注大農也或曰古農作由農譌者也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英雄口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舍予其誰欤一般見呂子勿躬新序雜四此與晏子對

傅五凡十事皆雜論人臣孟獻伯相齊堂下生藁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內旧刊作晉據說苑改出不從車增左傳襄五年說苑及質並爲季文子事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晉大夫賁皇非之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勵民何必以法繩之也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分也謂出其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文英曰朝廷授官職曰秩典史淮陰侯傳至拜大將乃信也並不載防周時失考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覩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趙岐云班白者也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儉也 助吾儕吾也 曰子曰何賀焉夫魯祿旅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趙世楷本循作脩治也朱子韓文考異云唐人書脩近循故訛比卒乘比校也增列也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國家無事以給朝參之用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原旧注言亂制當誅之故曰不可與也按論語皇侃疏泰道賓云與許也又何賀焉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

朱蓋青衣置詖而歸原旧注自朝歸設詖吹之樂按置設也庶有陳鼎家有三歸東周策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管仲故造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三歸爲臺名無疑包咸云娶三姓女不知何據其所以名以三歸之義不可知也或據說苑爲據左右中立之義或據晏子春秋三歸之義或據諸私家賞之厚也其制蓋有三歸金仁山引算法皆無的據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山云又見難一及說苑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原旧注柴車也增說苑晏子衣縞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毛詩小戎俴收傳俴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人荷車也又周禮士乘棧車注不華轂釋文左傳云柴車也列子又云駑馬稜車楚世家華露藍蔓注引服虔云華露柴車素木轂也釋文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也棧士限切牝馬糲餅菜羹增列子食則粢糲釋文糲令達切粢稻餅也味類粇

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
中不破者也。蓋言粗春粟
麥爲粢餅食之。**梧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而有饑色。旧刊作飢。**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
人。皆爲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世雄云。令及尹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
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周語
注。候人。掌送迎賓客者。**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
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愼所樹。增說苑復恩。枳棘作疾藜。七命注引韓詩外傳。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
樹德。簡主曰。善。春樹桃李。夏以得陰。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
所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

虎。而忠於公。簡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原旧注。趙齊
燕也。增季布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弘曰。三國可疑。按三當作吾。**邯鄲之扃鐍。寡人欲得其良令。**

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讀刑。當作邢。山璠曰。呂氏去私。
子謂祁奚於是乎。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又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公曰。非子之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
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
子。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其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
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趙武所
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言其所舉之
國所舉。而非私德
也。不營私交也。
七。皆知武爲

平公問叔向曰宜援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原旧）
注向武之屬大夫旧刊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帥武立如不
勝衣言恭言如不出口不佞也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原旧）
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也注有缺文鳳卿曰意字可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
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臣敢以爲
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相（相字昉見於周時）其讐以爲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
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
私怨不入公門（旧刊有一曰字）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
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說苑各犯薦虞子羔爲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虞子羔往謝之咎
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字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鄔無正諫簡子
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蹔祿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如故焉皆人異而
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
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異日）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欲買之也）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增言愚人唯恐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文宜著上篇十千妻亡鼈條之下）

傳六 原注凡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 當有曰字 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增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笄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 讀介特自異也增左傳襄八年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 世多子國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 經文姊作妹○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楊倞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劉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莊伯毛傳所謂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閉不許人行後期不逮開時者必宿郭門之外太宰純岡白駒注孔子家語並失解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拿之壁而免之令 成侯亦一術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 烏當作鳩而乞食焉 今作焉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旧刊作達非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 增言見用于齊也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言用賢使能論勞三之字婉句